

听粤剧、唱粤剧、谈粤剧

粤剧私伙局 在惠州遍地开花

策划统筹 / 马勇 陈晓鹏
文 / 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 马勇



粤剧发烧友登舞台



鹅城曲艺社成员们在排练

上周日，惠城区环城东路一棵大树下，一个成立超过十年的老龄粤剧发烧友团体——鹅城曲艺社的十余名粤剧爱好者，挤在30多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排练。这是疫情后，鹅城曲艺社首次开张。当天下着暴雨，但现场却十分热闹，传出了阵阵委婉动听的粤剧声，在场的人无不兴致勃勃，笑容满面。

惠州人向来爱听粤剧、唱粤剧。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惠州民间艺术家苏定明介绍，惠州曾是东江流域的文化中心，也是粤东通往省城的必经之地，因此粤剧剧团大都在惠州演出过，引起过轰动。

在娱乐方式匮乏的年代，粤剧在惠州民间盛行，“睇大戏”“唱大戏”的人比比皆是。深厚的群众基础，诞生了演唱功底不凡的本地粤剧团，更是让粤剧传唱于大街小巷。直至今日，饮早茶、听粤剧、看粤剧、谈论有关粤剧的逸闻趣事，仍是惠州普通百姓生活的一部分。

“私伙局”每周热闹开唱

“疫情期间，大家都憋坏了，现在终于又能唱了，下暴雨也要来。”鹅城曲艺社的成员们开玩笑地说。虽然地方小而简陋，但搭起了小舞台，乐器、扩音器、音箱等一应俱全。

一群60多岁的老人家挺直身板，拉高胡的、弹扬琴的、敲大锣的……递一个眼神过去，音乐就默契地奏响。站在舞台上，唱粤剧的人全情投入，洪亮的嗓音让人忘记了她们的年龄。

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活动结束后，他们仍不肯离去，或练习，或互相交流，或默默看剧本。

今年72岁的魏金发是鹅城曲艺社的策划组织者。他说，曲艺社成立超过十年，以退休长者居多，年龄最大的已经80多岁。疫情发生前，每周雷打不动举行三次活动，目的是让成员们分批前来，但每次来的人总是能挤满这个不足40平方的小地方。“成立之初，大家看到有‘私伙局’便三三两两找上门来，乐器都是他们自发筹集或自带的，高胡、扬琴、锣钹等一应俱全，常练习的剧目多达上百种！”

魏金发是归国华侨，在新中国成立后，不到2岁便跟随父母回到惠州。父母爱戏，在耳濡目染下，他从小对粤剧就很痴迷。年轻时曾在当时的东江化肥厂上班，爱好文艺活动的他当上了宣传队队长，经常上台演出。

2008年退休后，魏金发更全心投入粤剧演唱。在家里，他还经常用留声机播放粤剧名家唱片学习。要唱好粤剧，基本功唱、做、念、打“四功”都要样样精通。魏金发声线高，主要以唱高音、大喉为主，扮演武生。

为了能演好自己的角色，魏金发常常边看视频边琢磨动作。日积月累，他脑海中印着几十首粤剧曲目，能一口气连唱两个小时不停歇。现阶段，他还有个构思已久的想法，希望用七大剧种排练出《白蛇传》下

乡演出，传播到各地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他基本上每天都连轴转，干劲十足。

今年60多岁的梁穗葵主要演奏高胡，但精通各种乐器，是整支乐队的灵魂人物。他不仅每周都来参加“私伙局”排练，还在老人大学教授粤剧课。家住龙门的他，每周至少有五天都待在惠州，每次来回都要两个多小时，舟车劳顿，但他仍然坚持了好多年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当年他却是被迫入门学的粤剧。十六七岁时，因为宣传队的工作需要，他被派去广州学粤剧。他回忆说：“小时候经常看戏，但真正去学时，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任务，并不是很感兴趣。”

后来，阴差阳错地，他一直从事艺术工作。接触多个剧种后，他慢慢体会到了粤剧的魅力：“粤剧包容性很强，甚至萨克斯都能加入其中。即使语言不同，一吹奏乐器，大家都自然而然就熟络起来。而且粤剧中还包含着文言文，有时候一句话就是一个故事，信息量很大。”

他的课堂上，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每个学员只能讲粤语。“粤语是粤剧的灵魂，不能变味。”他说，班里不乏省外的同学，但大家学习粤剧热情高涨，让他始料未及。

尹少群是梁穗葵的学生，在广州出生长大，从小喜欢拉着母亲的衣角去看大戏，十八岁响应国家号召，知青下乡到惠州，一待就是好几十年。在惠州，粤剧寄托着她的家乡情怀，也陪她走过了漫长岁月。

“粤剧的旋律非常好听，但粤剧并非只是动听，还含有很丰富的人生哲理。”尹少群说，她整理了近百个剧本，很多是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，如《南唐残梦》讲述了后主李煜被俘后的悲惨生活等。她直言，因为粤剧，退休后的生变得更好了，加入了几个“私伙局”，几乎每天都跟伙伴相约排练演唱，日子过得很快乐。

追溯起粤剧在惠州的发展，资深艺人会说“惠州城先有‘八音班’，后有惠州粤剧”。“八音班”的

粤剧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

像鹅城曲艺社这样的民间“私伙局”，在惠州遍地开花。据魏金发介绍，惠州有近百个团队，约有数千人参与其中，看粤剧自娱自乐的更是数不胜数。俗话说，“有广东人的地方就有粤剧”，惠州也不例外，粤剧已经成为好几代人的共同回忆。

苏定明介绍，新中国成立前后十年间，本地的乾坤粤剧团经常在惠州演出大受欢迎的古装粤剧，如《六国大封相》《空城计》《柳毅传书》等，外地粤剧团也常到惠州争相演出“粤剧大片”。

当时的戏票分几等，贵的相当于一般打工者月工资的1/3，但一票难求的场景时常发生。魏金发还记得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粤剧名角马师曾、红线女夫妇来惠州表演粤剧《搜书院》，演出一连几晚场场爆满。很多市民打地铺通宵排队买票，有幸买到一张票，

就让两人轮流看，分看上下半场。就算买不到票，也要站在戏院外面听戏。

当时大戏院是准许大人小孩一齐看戏的，这看似管理松散但却使粤剧观众后继有人。大约50年代中后期，为使戏院安静，改为看粤剧不准带小孩，导致新的粤剧爱好者日渐减少。

苏定明介绍，原惠州曲艺协会掌舵人、惠城著名的粤剧老前辈梁钦泉先生已离世，但在他的忆述中屡次提到粤剧高峰期时的盛况。约1941年，梁钦泉十多岁时已对粤剧很有兴趣，当时郊区的庙宇每逢打醮都演戏，如下角机械厂老厂门附近的姑婆庙，那时候的戏台是用竹子搭建，挂上六盏煤气灯，两旁有很多小食档，有粥粉面及其他小吃，非常热闹。

剧团一般晚上8时开演，闭幕多在晚上12时，有时甚至演到凌晨一二时。那时候，惠州人对粤剧非常痴迷，还积极弹奏演唱粤剧自娱。走在大街小巷，可常见到大厅或门口小庭院里有人拿着乐器弹奏粤剧，有些是二三人弹奏，一人演唱，甚至某些街边摊档，也播放着粤剧……

惠州人对粤剧的热情，甚至能冲破一些老规矩。例如，打工仔多是半月发一次工资，如遇到好的剧团来演或好的剧目，老板几乎都会按部分员工的要求预支下半工资，以支持这些粤剧迷看戏。

惠州人对粤剧的热情，甚至能冲破一些老规矩。例如，打工仔多是半月发一次工资，如遇到好的剧团来演或好的剧目，老板几乎都会按部分员工的要求预支下半工资，以支持这些粤剧迷看戏。



惠州粤剧团体外出演出

惠州有多次粤剧传播高潮

为何粤剧会在惠州如此流行？苏定明介绍，惠州是东江流域的文化中心，也是粤东前往省城的必经之地，“因此，广州人的爱好和生活习惯，基本上都能在惠州找到”。

当时，广东省内的各种地方戏剧及邻省一些剧团大都在惠州演出过。这些剧团，有些常驻惠州，有些巡回路演。深厚的群众基础，也产生了演唱功底不凡的本地粤剧团，如民国时期的乾坤、湖山粤剧团和解放初期的惠阳粤剧团等，每到一地演出，便是人山人海。演出后，戏中好听的片段便传唱于大街小巷，盛况不衰。

解放前后十年，是惠州人与粤剧接触最多的年代。尤其是1939年至1949年，惠州全城的男女老少皆痴迷于粤剧的演出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，几乎每个

帮持对粤剧发展功不可没。据介绍，在清至民国初年，有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“八音班”，演员便衣登场，但规定了扮演生、旦、丑、净角色，不但唱，更要有动作，各种动作和以后的粤剧演员的动作相差无几。而这些剧目，绝大多数被后来的粤剧效仿、照搬过来了。

1909年粤剧兴起，八音班不少演员多被粤剧班吸纳，其中技艺好的便成了大戏老倌，负责指导新来粤剧演员的技艺。惠州粤剧团成立后，以其特有的优势吸引市民，成为大众首选的戏班。

解放前后十年，是惠州人与粤剧接触最多的年代。尤其是1939年至1949年，惠州全城的男女老少皆痴迷于粤剧的演出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，几乎每个

家庭都有粤剧爱好者，一家人中常有二三个剧迷。他们茶余饭后多谈剧情及曲艺，既有感受亦有评论，甚至还关注演员的私生活、演艺生涯、逸闻趣事等。

直到1966年，惠州（包括乡村）大小剧团彻底解散，以后即使演样板戏也被“东江汉剧团”所取代，民间个人弹唱粤剧者日稀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惠州民间再度兴起粤剧热，先后组织了多个民间粤剧小团体，逢双休或节假日为民众演出，直至今日，虽然看戏场合减少了，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更多人通过网上渠道听粤剧、学粤剧。“以前在老人大学授课我的年龄最小，现在我跟他们同龄。”梁穗葵说，近年来学习粤剧的人一直都很多，没见减少。

文脉故事

关于粤剧的逸闻趣事

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

在惠州，粤剧异常活跃，融入市民的生活。酷爱粤剧的惠州人，几十年来流传极多有关的逸闻，苏定明与记者分享了其中几个有趣的故事。

沙尘滚滚，杀错良民

某外地粤剧团来惠州演大戏《黄飞虎斩五关》，当时大锣大鼓，声势紧张，饰黄飞虎的演员年轻气盛，杀得性起，连走过场的老百姓也被“斩杀”。台下观众呼声四起，“黄飞虎”才知道杀错了人。于是连忙走向台口，高声叫道：“沙尘滚滚，杀错良民，如何是好？”台下观众听了，顿时笑声不绝，还响起了掌声，“黄飞虎”才避免被喝倒彩。

爱粤剧不要命的军阀

如果惠州选超级粤剧迷，可能杨坤如第一。惠城人杨坤如是军阀陈炯明部队里的一位军长，也是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攻打惠州的头号敌人。此人酷爱粤剧，为了看粤剧甚至不怕死，革命军东征兵临惠州城下，杨坤如在城墙附近的中山公园（旧称第一公园）与亲友尽情欣赏粤剧，丝竹之声响遍城内外。杨坤如依仗惠城天险与自己兵力充足，不把东征军放在眼里，每日照看粤剧不误。这种怪癖，连东征军的苏联顾问也觉得滑稽可笑。

有一天，东征军攻城，一颗炮弹落在中山公园戏场内，杨的爱妾被炸死，现场一片混乱，杨却道：“老婆死了老公在，粤剧不能断！”叫士兵保护粤剧艺人撤到中山东路小巷内的中华大酒店。第二天继续看演出。其时，东征军炮轰城内，中华楼亦中弹，杨被炸死，但其第一句话仍是把粤剧艺人撤到安全处，尔后才上城楼察看军情。

平时，如果军情不紧，他行军总带有大戏班，一到驻地，往往把戏班置于司令部不远处，以便看戏，若当地有好的戏班或新鲜的剧目，更经常边吃晚饭边看戏。

在惠州汝湖镇的杨坤如故居中，有很多以粤剧内容为主的灰雕、泥塑及壁画，突显出屋主人对粤剧的酷爱。据传，他不但爱看戏，平时也爱唱一些粤剧唱词和广东音乐之类，非特殊情况，每日不离戏精粤曲。

粤剧大师为惠州风物打call

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海婵

在惠州历史上，曾有多位粤剧大师都来过这里，他们不仅带来了精彩的演出，还留下了一些生活趣闻。比如，马师曾曾在惠州吃饭时，曾为盐焗鸡即兴吟唱；白驹荣曾游惠州西湖，给惠州做了个免费广告！

马师曾为盐焗鸡即兴吟唱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蜚声海内外的粤剧著名艺术家马师曾携红线女来惠州演出，惠州人热情高涨，搭起高大的牌楼，万人迎接。马、红演出期间更受到群众的爱戴，掌声雷动。

那时，马师曾带着一名演员走街入巷，观看惠州风物。他们曾到府前横街，在建筑工艺精湛的华光庙流连良久，观赏丰富的石雕、木雕及屋顶精美的立体瓷雕，赞美此庙工艺水平高，临出门，又笑着指点屋檐左右挑角上立的华光、月光二大瓷雕神像，称其身姿生动，举止优美，值得艺人学习。他还游西湖，专程凭吊当时尚未维修好的朝云墓，希望当地政府能很好地保护这一西湖著名古迹。又与同行登上准提阁，进入元妙观。

在惠州，马师曾等人品尝了多种著名而正宗的东江菜，对“东江酿豆腐”、“梅菜肉饼”等赞不绝口。他还光临桥东二江汇合处的东兴饭店，品尝了“东江盐焗鸡”，夸盐焗鸡味美汤香。莫愁明珠藏暗角，一出省城定放光！

此赞诗对惠州东江菜的宣传颇有力度，也正如他所预言的一样，在惠州师傅努力下，“东江盐焗鸡”在广州很快成为各大酒家的广东名菜。

白驹荣宣传推介惠州西湖

白驹荣患有严重的青光眼病，眼睛几乎失明。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在各地不同面积的戏台演出时，他从没出过半点差错——原来他每到一个新的舞台，必先请同伴扶到台上，前后左右慢步走，边走边记下多少步，以步伐的多少来测出自己演戏时的活动范围，熟记并灵活运用。

白驹荣在惠州演出时，兴致勃勃地到西湖漫步，他感受到西湖浩渺的湖水与拂面的清风，一时意气风发，向随行的导演提出要到湖中划船。同行的警卫及艺人也吃了一惊！健全的人划艇尚要小心翼翼，何况双目失明者！而且当时惠州西湖的管理也不健全，游船都是破旧的无篷木船，靠人划桨进退，有一定的危险性。

“按老人状况，我难以负责。”导演劝道。

“有你把舵，我完全放心！”白驹荣平静而充满信心地应道。

终于，白驹荣等人分坐几条游船从平湖门前划出，向红棉水榭、百花洲划去，经烈士亭（现点翠洲）又沿苏堤附近划回，并在苏堤五眼桥（现名西新桥）附近停靠休憩一会，进出中间大桥洞，所到景点，白驹荣边划船边一一讲述，比专业导游讲得更风趣。船上荡漾着大家的笑语欢声，吸引了很多湖岸上的观众，且越聚越多……

不久，白驹荣抵惠演出并在惠州西湖划船的照片被省内报纸刊登，也被当时尚未回归祖国的香港、澳门报纸刊出，随后几天内，很多国内报刊都做了报道，世界华人报刊亦有跟进……很多人从照片中知道了惠州，并知道这里有一个美丽的西湖。